



人书俱老

黄葆才

“初谓未及，中则过之，后乃通会，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，这是孙过庭《书谱》中的一句话，形容浸淫书法的人生和艺术境界。

通会之际，是融会贯通的时刻；人书俱老，指老成、老练的意思。“老”，对人与书法来说，并非衰老，而是成熟，成熟中透着老辣。习书之人，无关年龄；而书法，作为艺术，永恒。王羲之写《兰亭序》，大抵才50岁。77岁的金吕夏，华发飘逸，额高及顶，面目清癯。那一日，在温岭书画家张伯舜遗作展上，我第一次才见，但彼此不记得。他拄杖而立，向四周散发着不可阻挡的艺术家气质。我常读老人的书作，也观他的作品展，顿觉人书相偕，人书俱老。

采访是近一个月后的国庆长假。在临海杜桥镇上的“近水山房”——吕夏书画院，他一袭红衣，神采奕奕。老人听力不好，我用纸笔提问，他侃侃而谈，谈对书法精神的见解，谈书法教育的意义。现代，书法作为艺术门类而非工具手段，对美的追求和普及，越来越纯粹了。我提出，当今书法，需要守正创新，回归“笔笔中锋”的中正之道，在继承传统中彰显艺术属性。他表示认同。他还举笔蘸墨，现场作书“散虑逍遥”四字，行书，道劲洒脱，不失拙朴。

随后，他送我一本自著的《金吕夏回忆录》，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出版，4万字，扉页用毛笔写了“随缘一读”。回来当晚，一口气读完。他用平朴的文字，记录了自己历经磨难坎坷身世、百折不挠的艺术追求、乐于奉献的公益情怀、真挚深沉的爱乡情结。是那个“唯成分论”的年代，使得童年的金吕夏连戴红领巾都成为奢望，小学成绩优异，毕业后却被生生剥夺了上中学的权利。父入狱，母早亡，姐妹离散。为了生存，13岁即入木器社当童工，养成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。十八九岁，在知有知识、刑满释放的父亲点拨下，靠自学不断积累文化，养成每晚读书的好习惯，并开始习练毛笔字，乃至过年时上街摆摊写春联。这表明，金吕夏天资聪颖，于书法一途，除了勤习不辍，悟性也极高。37岁时，才拜临海书法家卢乐群为师，在高人指点下，书法日益精进，终成大器。

一个人学书法，初期往往战战兢兢、难免生涩；而中期，有了基础，痴迷技巧；到了后期，才能庖丁解牛，驾轻就熟。得心应手行云流水之时，书写者胸有成竹，心态老成了，书法也老练了，书法形成了，才算抵达“人书俱老”。

金吕夏从青少年时代起，就立志从事书法艺术，不是一般的爱好，而是将生命融入砚墨纸笔，开启终生登攀艺术高峰的漫漫征途。他小时候以颜字为底，并于《圣教序》用功甚深。后来遍临历代名碑名帖，涉猎极广，篆隶真行草，众体皆备，而尤以行草见长。通常来说，“书贵瘦硬方通神”，但一幅书法作品，写得刚劲有力，甚至剑拔弩张，是容易的，却往往缺少内涵，初看时有华美之感，细品后味同嚼蜡，意趣全无。金吕夏的书法作品耐看，因为在笔画、结体、章法纯熟的基础上，还有他人格、精神、情感、思想蕴含其中，此乃“书法即人”精髓的体现。他精研书法，入得进，跳得出，汲取众家之长，融于一炉，自成方圆中透着劲健，姿媚而不失凝重的“金氏风格”。岁月流淌，他眼界渐高，技法娴熟，但又不受技法束缚，创作时从心所欲，游刃有余，追求的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——神韵背后的气息。

一种艺术借助的器具越简单，就越能张扬作者的主体精气神。中国书法就是这样一种艺术，光凭纸笔，黑白分明，却变化多端，催生出大美作品。书法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需要创作者一挥而就，不事描摹，写好写坏，存乎一念，否则就不叫书法，而是画画。这给书法创作带来的难度可想而知，没有扎实的临摹功底、闪现的艺术灵感和即兴的生命激情，是写不出传世精品杰作的。由此，书法还带来另一个特点，那便是同一佳作，时过境迁，难以复制。王羲之饮酒半醉时，挥毫写出被称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序》，过后再创作不了同样纤毫灵动、神韵兼备的妙品、神品；颜真卿怀忧愤悲痛之心，作《祭侄文稿》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二行书”，事后再难写出惟妙惟肖的第二遍。

金吕夏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，与他从小经历磨难，人生跌宕沉浮有关。岁月不饶人。随着白发爬满头，还在66岁那年，遭遇了一场因误诊而大难不死的变故后，他仿佛对包括生死在内的一切都看开了，内心有了更大格局。有大格局的人挥毫泼墨，淋漓作书，分明就是抒胸臆。这个时候，他的书作摆脱了技巧，回归到初心、自然，充盈着慈悲喜舍、静定安详。书法之于金吕夏，就是人生的寄托，是敬重、是圆满。

书法与国画，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双峰并峙。“书画同源”，同样一支毛笔，笔底生花，由画入书难，由书入画易。现代书法工具性式微后，纯粹的书法家少了，而由书入画的画家多了，金吕夏以书法显，山水、花鸟等水墨画也足可示人。自然，作为艺术大家，他于金石亦多涉涉，亦不失意趣。

杜桥文化兴盛，历史悠久，名人辈出。生于杜桥，是金吕夏之幸。他钟情书法，尤爱家乡。小学毕业的他，自我修炼成书法家，不忘尽己之力，反哺社会。他千方百计办书法学校、办书法大赛、办书画院、办书法展，向母校捐书画作品、设奖学金，因而惠泽后学，育人无数。

这是一位人书俱老、德艺双馨乡土艺术家的真情怀！

台州湾时评

金吕夏：小镇大家

本报记者李明锦文/摄

金吕夏

1944年生于临海杜桥。自幼酷爱金石书画，少年失学，青年时刻苦自学，后师从书法名家卢乐群。多年来，其作品屡屡获奖、入展并发表，目前已出版书籍《金吕夏唐诗帖》《金吕夏对联》《吟沙集》《金吕夏书法集》《金吕夏水墨集》等。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员、中国黄宾虹研究会会员、台州市书法家协会艺术指导、临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、杜桥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。

“一等奖，奖金5000元。”

“哇！”

……

随着一、二、三等奖的相继颁发和学生们的阵阵惊呼，9月30日，在临海市杜桥小学礼堂隆重举行的2021金吕夏艺术奖学金颁奖活动接近尾声。

此时的金吕夏，一脸笑意地看着台下的孩子们。这项由他出资为母校设立的艺术奖学金，近几年较好地激发了杜桥小学的孩子们对于书画艺术的热爱。他希望，通过奖金的激励，让书画艺术的种子在小镇的学校里生根发芽，亦让书画艺术引起更多的关注。

“今年是第三届了，两年前，老先生联系我们，希望出资50万元在杜桥小学设立一个奖学金。”杜桥小学校长陈群英说起奖学金的来历，眼中满是感激。她告诉记者，三等奖奖金1000元，二等奖2000元，一等奖5000元，这在台州的小学里独一份，就是放在全省和全国都是罕见的。

唯一的母校

在杜桥，许多人都知道金吕夏是镇上顶好的大书法家，但少有人知道，他的学历仅是小学毕业。



去看山川湖海

今年国庆期间，金吕夏的时间属于书学的孩子。

10月3日，与友人相约再次拜访老先生。临近中午，他拉着我们去正在练字的孩子。记者被墙上的一幅草书吸引，只见行笔狂放潇洒，如行云流水——盯着它看入了神，到底有几个字是认得清、读得懂的全然不知，默想，书法艺术当真是博大精深，即便看不懂也感觉如此好看，真神奇。

“你可以看线条，看形体，看结构。”金吕夏告诉记者，书法之所以能称为艺术，是因为它能向人们传递美，而这种美感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凝练，它通过书法家在二维的平面里去抒发表达。

“写字应当追古，我不提倡胡乱的创新。”他说，艺术之“术”是长久的练习和学习，这是写字之人绕不开的环节和过程，从不明所以到驾轻就熟，再到自在。

“还有‘艺’，你可以把‘艺’理解成学识、学问。过去没有书法家这个说法和概念，写书法的多为文人、诗人，我们熟知的那些大家，哪一个不是学识渊博的厉害人物？他们如果没有极深的学问，所作字画就称不上艺术，后人也不会满怀向往和崇敬。我让孩

子们多看、多临，还要到大山里、大海边……去亲近自然，去呼吸那里的空气，感受山川湖海不同的气韵，书法就是如此，需要天地间的灵气。”

“您和学生之间有互动吗？学生会质疑的声音吗？关于书法教学，在我看来，您在学生面前就是权威。”我追问。

“互动很有趣！有些年龄大一点的学生，已经读大学了，放假回家，会拿着新写的书法来找我讨论，让我指出不足的地方。我们之间的探讨和交流，比如一起欣赏哪些字写得确实好，哪几个字行笔疏于变化，一起说说不足之处如何改，一笔一画仔细斟酌，这样的状态特别好。也有学生会指出我有些字写得不好，多些这样的声音，对于我是好事情。只是，这种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少了，我是说比起以前的孩子，现在的孩子好像胆子小了许多，这并不是好事情……”金先生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。



金吕夏在指导孩子们练字。

许多，这并不是好事情……”金先生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。

前行无关命运

金家院子里显眼处，有一座金吕夏自己的半身铜像，因它而来的争议此起彼伏，从未停歇。

有人不解，人还健在搞个铜像意欲何为？有人叹息，这老头不过写字画画，竟自恋到这种地步……

于是，记者与金吕夏先生有了下面这场对话——

记者：关于您给自己塑像这件事情，有不解甚至批评的声音，还有随之而来的争议，您怎么看待？

金吕夏：确实是，一开始有些不适应的，我矛盾过，有人说我“老了老了，就老不要脸”。曾经也想过，把塑像拆了，省得落人口水。

记者：这件事，在心理上的矛盾和挣扎，让您痛苦过吗？

金吕夏：谈不上，也不至于。你知道许多画家会有自画像吧，我也画，塑像跟自画像的道理是一样的，我不因为觉得自己有多少伟大而塑像，自恋倒是有的。塑像在过去是权威的象征，普通百姓一般不塑像，可是时代在变化，社会在发展，观念也日新月异，如果能这样看待这个事情，那它是不是件好事？

记者：所以，您其实也焦虑过，但面对争议仍然没有妥协。

金吕夏：我都“死”过一回，这把年纪了，有些误解、非议，我何必在意……事情要从那场匪夷所思的治疗经历讲起。金吕夏在一本自传中记录了这场遭遇。

2010年，他被诊断患有癌症并且已恶化，需要立即选择是否手术。彼时，他和家人面对的是一道两难題，不手术，命不久矣；手术，生命可能终结在手术台上。做还是不做？

妻子金秋花相信老头子命不该绝，签了手术协议。

很快进行了手术，却没有发现所谓的恶性肿瘤。

事已至此，他不明，为什么命运要跟已遭受太多不易的他，开了个这么大的玩笑。

33天后，就像坐了一趟“生过过山车”的金吕夏出院。

算是鬼门关上一走一遭，金吕夏因此多了个名号——“复生书翁”。

此后，他开始了半隐居的生活，潜心书法，书风日渐浑朴厚重，飘逸劲挺，书法艺术造诣在晚年又迎来春天。

记者就此向老先生抛去一串疑问。

记者：晚年求变跟之前说的固守传统不矛盾？

金吕夏：我管这叫“晚岁变法”，求变不是胡编乱造，跟传统不矛盾，这是一种自我搏斗的过程，书法作品就是自我搏斗的产物，我想做到物我两忘，可还是做不到……

记者：您应该很享受现在的状态，跟其他时期比较，现在是不是特

别自在？

金吕夏：那次手术之前，我觉得自己已是强弩之末，挺不甘心。如果就这么死了，替自己可惜，觉得没活够，字也没写够……现在，先不谈自在不自在，这条命也算是半道上捡回来的，既然能多活几年，总该再多做点事情。

记者：多做点事情，是指现在比之前更能专注于书法吗？

金吕夏：这是一方面。老了要求变，跟“死”过一回有关系，好像因为那件事情给了我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书法艺术的另一扇门。你看我现在的字跟以前的，10年前、20年前的，是能看出变化的。以前，我的字潇洒有余，缺点力道，总是有些流于形式。

记者：您觉得写得好不好？糟糕？以前的字。

金吕夏：那倒不是，不管是现在

还是以前，我一定是认真、花了心思去写的。之前不是说，时代在发展，人也是在发展的，在书法的审美和呈现上，现在更想表达“拙”“笨”的韵味。

记者：所以，您又因祸得福，在书法造诣上重新获生，您不是期待自己再攀一座书法艺术的高峰？

金吕夏：不，并不期待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年轻的时候会期待自己能在书法上有所成，有突破，人到这个岁数了，我更懂得了顺其自然。

记者：“顺其自然”也可以理解成您当下对生命的态度吧？

金吕夏：你说得对，对于死亡，我不恐惧，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很坦然地面对，不论是书法还是生活，会对所有事物都持有一种不期待的态度，尽人事，听天命，住住这样，反而会带来更多惊喜……

【采访手记】

慢，在金吕夏身上，不仅仅是一种速率，更是一种状态：沉稳、松弛、自在、通透。

现年77岁，已近耄耋之年的他，像酒，越陈越香。可似乎又从老未老，他身上永远有新的东西在注入、碰撞、迸发，与沉淀下来的一起焕发出新的味道，闪耀着他的独特魅力。

采访初见，老先生已记不起我曾是他的学生，跟他学过字。我默念，他一定是学生太多了，记不起来也正常。后来聊着聊着，他叫出了我的名。

他耳朵有些失聪，与之交流，总要把音量“开”得大些。他有两个手机，但不喜欢用那款智能机，不是因为时代的发展让他脱节，而是因为另一款老年机的音量足够大，能听得清手机另一头的声音。

现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孙子，是老先生最大的骄傲。他笃定，孙子将来在书法上的造诣会青出于蓝。他说，“穷秀才卖字”不丢人，办学开课最初只为谋生计，好让自己有钱写字，因为书法也是“不疯魔不成活”，当然更需开支。

他谈及，那些逝去的岁月就像发生在昨天。他语调平和温雅，讲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迷恋上书法……话语中能感觉到，老先生对逝去的岁月甚是怀念，他无比眷恋地回望着那些年轻又值得玩味的日子。他说，那些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，思维更活跃，人与人的交往更真诚。

在老先生的眼中，书法是中华文化传承的符号，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、文化氛围、审美、认知的不尽相同，在书法上呈现出气韵、风骨都不一样，春秋清澈，秦汉血腥，魏晋多元，盛唐雍容，两宋精致……

他对家乡的情感浓厚，一直致力于少儿书法启蒙，在他的概念里，杜桥的孩子，写字一定不能丑，不然，会让人笑话没文化。

他不知道，金吕夏这个名字在杜桥这个小镇里已然成为符号化的存在，小镇人心中，他是个人物，是受人尊敬的书法家。